



马丁炉旁新工人

苏 平 等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书包括六篇小小說和三篇特写、通訊。內容都是反映鋼鐵战綫上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的。

小小說是在今天飞跃的新形势下出現的新文学形式。它能迅速反映祖国一日千里的新面貌。其中馬烽同志所写的“‘重要更正’”一篇最为生动感人。“馬丁炉旁新工人”等三篇特写、通訊也都是反映鋼鐵战綫上的新人新事的作品。文字通俗淺显，富有較强的艺术感染力，是值得一讀的。



馬丁爐旁新工人

苏 平 等著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2号

太原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耗 1/32·1 $\frac{3}{8}$ 印张·32,000字

一九五九年一月第 一 版

一九五九年三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604册

統一书号：10088·258

定 价：一角六分

目 录

小 小 說

“重要更正”	馬 峰 (1)
礦山寻亲記	黎 軍 (10)
一杆紅旗	草 樵 (17)
秀英媽	刘爱都 (22)
炼鋼爐旁	賀启瑞 (26)
一張大字報	馮育栋 (29)

特 寫 通 訊

馬丁爐旁新工人	苏 平 (35)
三位“活老君”	李文珊 梁 毅 (40)
一件棉衣	武金鑒 (43)

“重要更正”

馬 烽

夜里十一点多的时候，我們小报的主編老田，給我布置了一件紧急任务，要我連夜去三岔沟采訪各公社創 矿、建 炉、炼鉄的消息；而且要求明天晚上十点以前，一定要把稿子寄回来，因为下一期就要用。他特別強調要着重把炼鉄当中放出“卫星”的公社，好好写一写。我听了他的話，不由得暗自思忖：县委会昨天上午才下了大鬧鋼鉄的动員令，各公社的第一批队伍是昨天夜里才开去的，明天就能放出炼鉄的“卫星”来嗎？不过当时我什么話也沒說，大跃进嘛，也許真的会出现什么奇迹。

我急急忙忙赶到三岔沟“鋼鉄指揮部”的时候，已經是第二天清早了。我先找到了小胖子李有文，問了問情况。他是工业部的干事，現在是指揮部的秘書。他告我說一天一夜的功夫，六个公社已經采了三千五百多吨矿石，建起了七十三座炉。我問他有没有投入生产的炉？他說：“暂时还没有。不过很快就会有的。”他向北屋咧了咧嘴說：“胡書記和各公社的头儿們，正开会研究这事哩。”我忙跑到了北屋里。只見滿屋子烟霧騰騰，炕上地下都是人。看样子會議好象刚刚开完，人們都把筆記本合起来了。这时忽听有人喊道：“老孔，咱們两家来个竞赛怎么样？”說話的是激流人民公社的党委書記李元，这是个二十五、六岁的棒小伙子，在这

些黨委書記中，數他年青，也數他活躍，說起話來干脆利
 洒，干起事來生龍活虎，那裏有他，那裏就顯得特別熱鬧。
 每次不管縣上布置什麼新的任務，他總是喜歡和老孔挑戰。
 老孔是滿天紅公社的黨委書記，是個五十多歲的老頭，樣子
 完全是個老實農民，留着兩撇小胡子，嘴裏經常刁着根旱烟
 袋，他不愛多說多道，可是有時講話却很幽默。他聽見李元
 向他挑戰，叭噠了兩下烟袋，慢條斯理的說：“競賽？你是
 想要紅旗，還是想要黑旗？”李元說：“那还用問，當然是
 要紅旗！”老孔說：“好吧，那你把黑旗給我留下就對
 了。”一下子說得滿屋人都笑起來了。胡書記笑着說：“老
 孔，還沒上陣腿就軟了？”老孔說：“那咱壯壯胆子競賽一
 下。”李元立即追問道：“我們今天十五個爐投入生產，你
 們多少？”老孔說：“至少還不關一個！”這一下子又說得
 人們笑起來。老孔也不管人們笑他，掏出懷表來看了看，匆
 匆忙忙走了。接着其餘的人們也陸續散了。

胡書記很忙，我利用吃早飯的時間，把採訪的意圖向他
 匯報了一下，并問他那個公社放“衛星”的可能性大點。他
 說：“還是剛才挑戰的那兩個社可能性大。你別聽老孔嘴上
 那麼說，其實這老漢躍進的勁頭不亞于年青人，說不定他投
 入生產的爐比李元還要多哩！”我相信胡書記的話有道理，
 因為我對老孔多少也有點了解。這老漢不管幹什麼事，事先
 決不敲鑼打鼓到處宣傳，而是暗里使勁。以往不管上級給他
 什麼任務，他從來也不痛痛快快說個“保證完成”，頂多說
 句“咱盡量干吧”。不過，結果他回回總是超額完成任務。
 老孔就是這麼個人。

我決定先去滿天紅公社看看，匆匆吃完飯就動身了。

滿天紅公社的工地，在這條大溝後邊的一條小岔溝里，

沟很窄，好象一条小胡同。进沟走了不多远，我看到路旁有新建起来的两个土高炉，炉子是用紅砂石砌起来的，外边糊滿了湿泥。沿着这条沟，凡是比較寬一点的地方，都有三三两两的这种炉子，旁边堆滿了矿石、青石、焦炭。沟里冷冷清清，一路上也沒碰到一个人。人到那里去了？我正在猜疑，忽听前边传来一陣吵杂的声音。一拐弯，只見靠北山根一片平地上，站着有二三百人不知在干什么。我忙跑过去一看，原来这里有三个土高炉，其中一个已經点火了。我以为这是老孔开完会回来才点的火，后来向旁边的人問了問，才知道鸡叫时就点火了，現在馬上就要出鉄。我說怪不得手搖鼓风机停止工作了。我往人群里挤了挤，这时才看見老孔和公社的工业部长王泰，一人手里拿着根长鉄棍，弯着腰正在往开捅出鉄口。不多一陣，紅紅的鉄水流出来了，人們都高兴的拍着手叫喊起来，我也压不住心头的高兴，跟着人們欢呼起来，这是我們县里的第一炉鉄啊！

第一炉鉄出完，老孔指揮人們把出鉄口封住，繼續上料。手搖鼓风机又煽动起来了。人們也都逐漸离开了炉前。他一回头看到了我，忙笑着說：“咳，你們这号人耳朵真灵，倒赶来了。”我也笑着說：“孔書記，你为啥要这样保守秘密，清早在指揮部，連一点风声都沒露。”他掏出烟袋来边抽烟，边說道：“这根本不叫生产，这只不过是試一試，让大家見識見識。”王泰跑过来接上說：“你知道，我們社里只有我和孔書記見過人家炼鉄，別的人連听也沒听說過。不把技术传授下去，凭什么和人家激流公社竞赛？”正在这时，从南面山坡上跑来个年青小伙子，手里拿着封信，自称是激流公社下战書的。人們一听說是下战書的，一下子都涌过来了。老孔对王泰說：“拆开給大家念念。”王泰便

大声念了起来。这封挑战書写得很热情，很有气魄。最后还說他們已經把十五个炉子投入生产了。挑战書一念完，人們乱紛紛地叫喊起来。都催老孔赶快把别的炉子投入生产。老孔不慌不忙的說：“性急吃不得热豆腐，这是炼鉄，不是烧开水。还是先好好学习技术吧！”他接着又大声說道：“刘大年，快快带上你的五十个人打柴去；其余的人繼續去建炉！”人們都不声不响地陆續走了。这里只留下了学习炼鉄的四十多个年青后生。我問老孔道：“你們今天到底准备多少炉子投入生产？”老孔說：“我們恨不得都投入生产，可是炉子都还不干哩！”他說的倒是真話，一路上来我看到的那些炉子，的确都还湿着哩，有些恐怕今天也不一定能干的了。这样看来，今天放“卫星”的很可能是激流公社了。当时我便决定相随下战書的那個小伙子，一块到激流公社去。临走，那个小伙子向老孔要回信，老孔沉思了片刻，猛然拿起鉄錘，搗了一块新炼出的生鉄递給他說：“交給你們李書記！”

激流社的工地，离这儿有四里来路，翻过这架山，再翻过一道梁就到了。这条沟比較寬些，炼鉄的地方比較集中。沿着山根的一长条平地上，排列着二十来座土高炉，靠东边的十来个，冒着一股股火焰。工地上显得很活跃，到处貼着紅綠标語，插着彩旗。运矿石的人群，拉焦炭的大車，来来往往，十分熱鬧。李元光着膀子，穿着件紅色的运动員背心，在各个炉前跑来跑去，一时帮这个炉装料，一时又帮那个炉搖鼓风机。他看到我們，忙跑过来，指着投入生产的那些炉大声对我說：“你看看，沒有放空炮吧！”下战書的那個小伙子，这时把那块生鉄递給他說：“这是回信！”李元吃惊的叫道：“嗨！老孔他們已經出鉄了？这老汉真不簡

单，用事实来回答我。好！”李元这人真会做宣传鼓动工作，他拿着这块生铁到处给人看，大声叫喊：“这是满天红公社新炼出来的生铁！满天红公社已经出铁了！咱们加油啊！”鼓风机摇得更响了，运矿石的人们跑的更欢了，满沟里响起了跃进的口号声……

这期间，我参观了一下他们的炉子，只见每个炉子前都插着一块牌子，上边写着各个炉子的名称，什么“激流一号炉”、“激流二号炉”、“基干民兵炉”、“妇女跃进炉”等等。“妇女跃进炉”前，都是年青妇女，一个个满头汗水，满脸黑污，她们操作的还不很熟练，但看得出来干劲很足，我要帮他们摇鼓风机，她们说成什么也不要。后来李元告诉我，她们正在和基干民兵竞赛，条件是不要一个男人参加，非把铁炼出来不可。参观了“妇女跃进炉”，李元又带我去看他们那刚点火的大熔炉。只见浓烟滚滚，大火熊熊，人们正在炉边忙着。李元说：“你看吧，这是我们的‘大卫星’，放出去就要轰动全工地！”

到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，“和平号炉”出铁了，接着出铁的是“基干民兵炉”、“激流三号炉”……满沟里锣鼓声、鞭炮声、欢呼声响彻云霄。最后出铁的是“妇女跃进炉”。当铁水流出来的时候，有几个妇女高兴得互相抱着哭起来了。

看完出铁，我急忙就去写稿子，因为正好他们要派人进城去。在我写稿子期间，各个炉又出了一次铁，总共是炼出了三吨多生铁。数目虽然不多，可要知道从县委下了动员令到现在还不到三天时间，这也就算得上是第一颗小“卫星”了。

稿子寄走不久，天就黑下来了。吃完晚饭，我决定再去

滿天紅公社一趟，想看看老孔他們究竟怎么样了。

天色很黑，路又不熟，弯来繞去走了两个多鐘头才算摸到。一爬上滿天紅公社这条沟的山头，不由得使我吃了一惊，只見滿沟通紅，沿着弯曲的山沟，到处閃着冲天的火光，远远看起来，好象是一条巨大的火龙。沟里不断传来鼓风机的吼声，风箱的“唿嗟”声，“叮叮当当”搗矿石的声音……我急忙下到了沟底，只見上午出罢第一炉鉄的那地方，三个炉子都投入了生产，每个炉前都有好几个人在忙碌地操作。我在第二个炉子跟前碰到了公社的工业部长王泰，我急忙問他說：“你們有多少炉点火了？”王泰說：“二十七个土高炉全部都投入生产了。”我說：“都干了嗎？”他說：“我們用柴火烤了一上午。”这时我才想到怪不得老孔派了那么多人去打柴呢。我又問他什么时候可出鉄。王泰說：“出鉄？第一炉都出过了，現在有的正在出第二炉。”我忙問：“出了多少？”王泰說：“还没有統計回来哩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”正在这时有一个人跑来找王泰，說孔書記找他，我便相隨王泰一同向后边沟里走去。走不多远，就見前边山坡上点着两盞汽灯，灯光下，有好多的人，来来往往的运送矿石和煤炭。王泰告我說这是他們今天突击建成的燭炉，正在装料。据他說要装五十吨矿石。炼得好，一炉可出二十吨毛鉄。我說：“激流社的燭炉已經点火了。”王泰一听說，一把就拉我向燭炉工地跑去。我們走过去的时候，只見老孔滿头汗水，正站在燭炉当中用鉄耙往平里摊矿石。他看見我們，忙跑了过来問我道：“你是剛来嗎？激流社炼了多少？”我告了他激流社的炼鉄数目和燭炉点火的事。老孔大声向众人說道：“听見了嗎？激流社已經炼出三吨鉄了。咱們要是得了黑旗，我就把它剪碎每人額头上貼一块，这叫

人人有份。”人群中沒有一個人說話；沒有一點聲音，只是動作更快了。老孔說完就又跳到爐坑里去了。這時我也找了張鐵鍬參加裝料。

我們一直干到快十一點的時候，爐子才裝好料點火。剛點火不久，王泰回來了，高興地大聲喊道：“第二爐也都全部出鐵了，連第一爐的共出了四噸半。四噸半！”人們都高興地叫喊起來。有的說：“這下可超過激流社了。”老孔不滿地說：“現在高興還太早！想戰勝李元不那麼容易！”

我一听出了四噸半鐵，忽然想起那篇稿子來了。現在看來，放了第一個衛星的不是激流社，而是滿天紅社。不論投入生產的爐數或出鐵數，都是第一。我想如果寫個更正，馬上送回報社去還趕得及，於是便坐在燈下，匆匆忙忙寫了個更正，並給老田寫了個便條。可是誰送去呢？我想了半天覺得只好回到指揮部去再想辦法。我一口气跑了三里路，回到指揮部的時候，已經快兩點了。小胖子還沒睡。別的人都還沒有回來。我把這事和他一說。小胖子說正好有送上糧來的一輛汽車，卸完貨就回城去。並告我說，清早給我的那個材料也過時了，創礦、建爐的數字又有了新的變化，還說已經有六十五個爐投入生產了。我忙把這一新的材料寫到更正里。馬上去找到了汽車司機，托他無論如何一回去就交到報社。事情辦完，這才松了口氣。我感嘆地對小胖子說：“這一天的變化太大了！真有點趕不上。”小胖子說：“大躍進嘛，什麼事都可能發生。”這時听得外邊鷄叫了。胡書記他們還沒有回來。我們兩個就和衣睡了。

當我被一陣說話聲吵醒的時候，太陽已經出山了。只見小胖子正和胡書記說話，看樣子胡書記是剛回來。小胖子笑着對我說：“你的更正可又錯了。”我急問怎麼回事。小胖

子說：“放出第一个卫星的还是激流公社。你知道出了多少鉄？九吨还挂零。”我簡直被他說楞了，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。我說：“你別开玩笑，这不可能。我昨天下午七点才离开，难道十几个鐘头就能出这么多？”胡書記接上說：

“你想不到是不是？可是人家办到了。他們那个爛炉鸡叫时开炉了。我刚看完他們出鉄回来。”

听了胡書記的話，我知道半夜里写的那个“更正”已經不正确了。我想再写一个“重要更正”寄回去。可是一算時間来不及了，等不到稿子送回去工厂早开印了，这該怎么办呢？我正发愁。小胖子說：“怎么？又想来个更正？”我說：“来不及了。”他向窗台上噙了噙嘴說：“用現代化工具。”我这才看見原来这里有电话。我象得救似的，抓起电话就要小报社。正好接电话的是主編老田，我急忙告他說：

“昨天寄回去的那篇稿子，有个重要地方要更正……”老田立刻說：“更正收到了，已經改过来啦！”我知道他說的是昨天半夜寄回去的那个“更正”，連忙說：“不是寄回去的那个‘更正’，是新的‘重要更正’，就是說还要再更正一下。放出第一个卫星的还是激流人民公社。截至現在止，他們已經炼出了九吨……喂，你等一下。”因为这时小胖子李有文跑过来捅了我一下，低声对我說：“你干脆把总的数字也一块再更正一下吧。这是刚刚統計的。”說着递给了我一个筆記本。我忙向电话里說：“喂，老田，总的数目字也不对了。你記一下。”我拿起筆記本念道：“刨下的矿石不是五千二百吨，而是七千三百吨；建起的炉不是九十六，而是一百八；还有投入生产的各种炉已經有八十三……”这时老田忽然打断了我的話，大声喊道：“你是怎么搞的？三番五次連几个数目字也弄不清！”听得出来他很生气，我也有点火

了。忙說：“这能怨我？发出稿子去到現在已經快二十个鐘头了，你知道二十个鐘头有多大变化？这是新情况。”老田“唔唔”了两声說：“可惜更正的迟了。”我理直气壮的說：“你在清样上改改不行嗎？”因为我知道現在正是他們看清样的时候。可是老田說：“什么清样？报纸早都快印完了。”

我吃惊的說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老田說：“没什么，編輯部和工厂昨天跃进了一下。”我放下电话机，心里說不来是什么滋味。沒有把最新的消息登上，虽然觉得有点遺憾，可是却又有一种說不出的喜悦。这时，小胖子又来打趣我說：“嗨，看看你这新聞記者，快变成旧聞記者了。”我叹了口气說：“唉，大跃进当中的新聞記者是愈来愈难当了。”

礦山尋親記

黎 軍

王文兰冒着雨，一路打听一路找，好容易才找到了煤矿区一矿职工宿舍大楼二楼二〇一号。她一連敲了几下門，好半天，也不見有人应声。她看了看手表，已經十一点了，过道上只有两三盞吊灯亮着，到处都靜悄悄的，不見有一个人走动。她后悔了：偏偏自个儿性子急，大雨天，摸着黑来找人，路不熟，一直找到这个时辰，人又沒在，回家里又回不去了，怎么办呀！

她試着推了推門，真运气，沒有鎖。她进来擰亮了电灯一瞧：床上被子迭得整整齐齐的，窗帘也沒有拉上，衣架上也是空空的，嘿，这个人干么去了，上夜班？不会的，矿党委書記这陣子还在井下面干嗎？她又仔細地瞧瞧：这屋里的摆设倒也簡簡單单，利利落落，只是床栏上，衣柜上，写字台上面都蒙上了一层輕微的灰尘，看样子，好象这屋子里已經有一两天沒有人似的。

她納悶了：难道这个人出差了？可是为什么不鎖門。先不管这些，等一等再說吧。她坐在沙发上歇了一陣，然后，就走到写字台跟前，擰开小台灯，想看看有什么字条儿，可是一眼却了見玻璃板上放着一迭子厚厚的文件，封皮上写着“三号井全面灭火計劃”，下面写着一矿工程師室拟訂。她坐到轉椅上，随手翻了一頁，見目录上写着“前言”、“科

学分析”、“理論根据”、“欧美經驗”……她还想往下翻，忽然一想：不对，別人的文件，怎好隨便乱看，急忙把它合住。

当……当……墙上的挂鐘打了十二下，王文兰站起来，打开窗戶，雨点子小点了，不知从哪儿传过来几声汽車喇叭响，她高兴地向窗外一了，楼下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瞧不清楚，只看到不远处有一片灯火，不知道那是井口，还是什么地方？一陣秋风吹来，凉飕飕的，她赶紧把窗戶关上。

又等了一陣，她实在有点乏了，刚想靠着沙发睡一会儿，突然一陣急促的脚步声从門外传来，一推門，进来一个四十开外年紀的男子，身上穿着落了色的工作服，沾滿了煤灰和灰尘，加上雨一淋，簡直象个泥人儿；两只眼睛紅絲絲的，高高的鼻梁一衬，更显得两个眼眶往下凹陷得厉害了，一看就知道他有好几天沒睡好了。他兴冲冲地迈开大步子一直往里走，好象有了什么喜事，把一切劳累都冲跑了。他一进門，一眼就瞧見沙发上坐着一个年輕的姑娘，不由得叫了起来。

“噢！你是誰？你找誰？”

“我？……你……啊！大伯父！”王文兰端相了这个中年男子一陣，一下子就扑到他身上。

“小兰子！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来的？怎么就找到这儿啦。”他两手撫摸着她的头，仔細地把她渾身上下瞧了瞧：“你长这么大啦，多快呀，一晃就快二十年了，要是你爹不被——”他停了一陣，又說：“小兰子！快告訴我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”

“我是打部里下放到你們这儿的，前天我刚从北京来，这里矿务局分配我到一矿上当技术員，听说矿党委書記是王

占元，我一打听，才知道是您，問明白了地方，就急着来找您。我不但着急来看您，也急着向您，大伯父，不，書記同志报到呀。”她說着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：“大伯父，这是矿务局人事处的介紹信。”

“还跟你小时候一样，那么淘气，还那么急脾气儿。”王占元拆开信封瞧了一瞧，就攔到一边：“小兰子，天可不早了，快来，到这床上先睡一睡，有什么話明天再慢慢說吧。明天我还要好好問問你这些年的情况哩。”

“不，我在这沙发上靠一靠挺好，您快上床歇着吧。瞧您把两眼熬的，有几天沒睡好觉了吧。是不是天天晚上开会？一开就开到这个时候？伯母和芬姐哩？怎么沒在？”

“你伯母去年死了，芬儿刚考上矿业学院，在校住。小兰子，你快上床去睡吧，我一会儿还要到三号井瞧瞧去。三号井着火了，經過大家伙的努力，今天晚上已經灭得差不多了，我这才抽空回来看看常工程师第三次修改的灭火計劃。他說他昨天下午送到家里来的。我馬上就走，你快睡你的。”

“什么？井下着火了？”王文兰瞪起了大眼睛，忽閃忽閃地瞧着王占元，刚才的疲乏劲儿早沒有了，着急地說：

“我也去，我跟您一块儿去！”

“別瞎鬧，小兰子！快睡觉。”說着，王占元就走到写字台跟前，去拿桌子上的灭火計劃。

王占元不仅是这城市里煤矿上一个出色的矿党委書記，而且多少年来就是一个技术非常熟練的老矿工，还当过电机工人。二十年来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矿山，一矿更是他的老家。一矿上三个井，每一个井口，每一个工作面，每一个巷道，他都非常熟悉，就象了解自己的儿女一样。按照局

党委会扩大会议通过的一矿的今年生产跃进指标，和这一个月以来工人们实际的生产进度，指标不但完全有把握可以达到，并满有希望能超额完成。王占元一想到这里，一想到煤炭工业明年要赶上英国，就打心里乐滋滋的。偏偏正在这节骨眼儿上，三号井着火了，他怎能不急，马上召开了全矿干部和工人代表紧急会议，经过讨论，立即作出决定：一面灭火，一面生产，生产要跃进，灭火也要高速度！在三号井口成立了灭火总指挥部，他任总指挥，朱矿长是副总指挥。三天来，他几乎一步也没有离开过三号井，一会儿下井调度，并和大伙儿一块儿干，一会儿上井研究工人们不断提出来的合理化建议。饿了，就吃工人从食堂捎回来的油条、馒头，就白开水；乏了，就不论往哪儿靠一靠，算是休息一会儿。这三天，他根据工人们提出的五百多条合理化建议，用自己多年的经验，分析研究，同朱矿长、常工程师商量，向局党委请示，灭火速度真正是高速度进展着。可是，如果要根据常工程师提出的计划来办，灭火至少还得三个月，还得先停产。他就叫常工程师一改再改，今天晚上是抽空回来想再瞧瞧这计划修改得怎样了。

他高兴灭火速度很快，这一下把这几天来的困乏都赶跑了，心里盘算着，如果常工程师能吸收了工人们的建议，把计划修改好，那么，灭火不就更快捷了吗。没想到，一回来遇见了小兰子，这使他更高兴了，可是，一翻开常工程师又重新修改过的灭火计划，一瞧见那目录，满心高兴就去了一半，再往下看，就更不舒服了，但还是硬着头皮仔细地往下翻，万一有那一点还有可取的地方呢。

他见小兰子缠着他要和他一块儿到三号井去，就硬要她好好睡觉。

“你瞧，已經快两点了，快睡一会儿吧，明天你正式上班再去也不迟。”

“嘿，大火着了三天，我在市里矿务局的招待所就住了两天，还不迟？”王文兰撒娇地望着王占元。

“不迟！不迟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一連干了三天三夜还嫌太慢？还要去！”他两个正在爭論着，突然有一个人推开門探了一下头。

“誰？找誰？”王占元問。

“王書記，是我。刚才一号井井下来電話，說二百馬力压风机电动机坏了，調度員叫我来找电工小张去修，急急忙忙地，走錯了門，走到您这屋里来了。您还没休息？”調度室工友老朱走进來說。

“小张正在三号井忙着哩，走，我跟你到一号井瞧瞧去，看看咱这老电工的把式丢了沒有。”王占元一边披上雨衣往外走，一边回过头来对王文兰命令似的說：“小兰子，一定要好好休息，別等我。”

王文兰赶紧躺到床上，把被子拉过来。王占元出去以后，她尽管躺着，可上下眼皮却怎么也合不上，光睜着一对大眼睛，瞧着屋頂，瞧着那雪亮的螢光灯，瞧着屋子里的每一件摆设。心里头真是七上八下的；一会儿想到三号井，一会儿想到那个灭火計劃，一会儿又想到一号井，虽然这两号井是个什么样儿都还不知道。一会儿又想到大伯父，一会儿又想起了过去日本鬼子在这个煤矿上的时候，那时候自己还小，爸爸和大伯父一块儿下窖——这是后来听媽說的，那陣，自己还不懂事哩……后来，后来……她想着想着，索性不睡了，又坐到写字台跟前，不由得又把那个新計劃翻开，一頁一頁的往下瞧，越往下瞧，越覺得好笑。……